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四十回 道人出夢

話說這道人肉身任在終南山庵裡打坐，被陰司攝了魂去，七日只是端然不動。因為修真三〇年，已自得了。只有一個徒弟叫做悟玄在家看守。每日去摸這身子，胸前有些熱氣，面色不改，四肢不僵，卻似熟睡一般。這徒弟悟玄年輕力薄，心裡甚是惶惑不定。卻說有個道友叫做智因，平日與他師父往來的，常有心要謀占這個庵。走來對這個肉身叫聲師兄，打個問訊，滿身看看，用手摸摸，便問這個徒弟悟玄說：「你師父是去了，渾身冰冷，毫無脈息氣味。世上哪有七日不醒的。」悟玄道：「我師父平日修煉工夫，已得道氣。人間豈有死去七日只是端坐不倒的，心口微熱、面色如生的。」智因道：「這個便見得你師父平日修真養氣打坐的功夫了。與常人不同，即〇年百年埋在土裡，掘開看時，也是這樣的。因得了天地之氣。」悟玄道：「師父常對我說的，運氣工夫要四〇九日閉目靜坐，盤膝不動，滴水不吃，一言不說。每一晝夜週身運轉三百六〇度。如煉得過便身輕神王，白日可以飛升。如今才得一七，如何就說他是死的。」智因道：「你師父打坐時，可曾對你說是七七的？」悟玄道：「這是他的天機默運，豈肯對人說破的？況且我受師父恩養成人，目下齋糧不缺，自然要好好地看守他。」

智因道：「我見你年紀小小的，我幫傷結果了他，做個龕子盛他燒化，拾起骨殖，葬在後邊園裡，砌座塔，豎道碑，完成他的事。你如何這等執拗！」悟玄就雙眼垂詛道：「我師父骨肉未寒，端坐不動，怎麼活刺刺地燒化他！師叔既蒙你好情，只該靜守助他成道。到七七後不轉，但憑師叔作主便是。今日再不必提起。」這智因變了臉道：「你這小狗才！多大的人兒，倒來頂撞我。我一則看你師父平日之交，二則可憐你年紀小，獨自個守在這裡也不是長法。你將我好意反成惡意。我便要做個主，你便怎的？」悟玄便挺轉身對了師父肉身跪著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，你可早早醒來吧！」

這智因氣咻咻地，拔出兩個斗一般大的拳頭來，就要打這悟玄。忽然樑上跌下一塊磚來，正打在智因這只右手上。智因抬起頭，仰著面看這樑上是塊望磚。正看時又落下一塊來，正打了智因的右眼。智因被兩磚打得昏了，又著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好古怪，師兄真個有些靈異，如何恰恰正打在我的眼上手？」我偏不信。」把眼來揩揩，手來搓搓。「待我去推倒這個身子，看他如何。」這智因也不動手，只把這右肩在肉身上一扛一撞，這肉身動也不動。智因便蠻性頓發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有心是這等弄破頭了，怎好歇手。便去揪住悟玄的頭髮，舉起這大拳頭來下老實搗。這悟玄叫苦不迭，沒鑽個地孔處。

正在這時，只見外邊走進一個四〇來歲、齊齊整整的道人來喝道：「不要打！不要打！」這智因抬起頭來一看，心裡越發惱了。這智因粗蠢笨牛，想錯了個主意。只這這個進來的道人是悟玄勾搭上做邪事的心上人哩。智因便道：「你是什麼人來管我們的事？想是與這小狗才有一手，做沒廉恥事的。怪倒你這小狗才不肯殯殮師父。恰是有這個頭腦，指著師父坐功運氣哩。」慌忙又去打這悟玄道：「我要你實實地招來，才饒你。」

那個齊整道人高聲喝道：「胡說！」智因便撇下了悟玄，趕來打這個齊整道人。這齊整道人說：「我叫回道。人。你這個賊道，你要燒化了肉身，打死了徒弟，便吞占這所庵哩。欺心的賊道，叫你認認我回道人的手段。」便把手裡的拂子一指，智因便自己跌倒了，直僵僵地癱在地上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回道。人。看官們，你說這回道。人是哪個，姓甚名誰，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秀眉炯目，五絡髭髯。出言吐詞，一身道氣。頭戴一頂藍紗翠線純陽巾，身穿一領四廂帛邊鵲黃絹道袍。腰繫一條秋香色絲線呂公綳，腳穿著一雙方頭青雲履。手裡拿著一個塵尾拂子，掛著一個小小葫蘆兒。不是人間說真方賣假藥的游食生意，卻像那上八洞的神仙法侶。

你說這道人是誰？果然是呂洞賓仙師。他是個唐時進士，因有仙風道骨，鍾離先生度他。因發願，世世濟人利物不曾脫凡胎的。因此週遊天下，遍度眾生。明知這老道人陰司將返魂了，被人起謀，要毀壞他肉身，故此來阻住他。可笑這蠢賊道，肉眼不識好人，與他爭嚷。這小徒弟悟玄便低頭拜道：「多謝師父救命！」

這智因在地上掙扎不起，只是偷眼瞧光景，像個不相認的，心裡雖是疑惑，口中叫道：「回師父，老神仙！我曉得你有法術的。我都領會了，饒我罷。救我起來，我自去，也讓你們在這裡方便則個。」洞賓道：「你這個賊道！還只是放刁哩。」遂從腰掛的小葫蘆裡灑出豆大一個小孩子來，到地土跳幾跳，變成四五尺長一個人，且是怪相，生得怕人。如何模樣來？但見：

一搭兒赤髮蓬鬆，直矗起兩角尖聳。藍麗色間著紅紫斑斑，白獠牙卻似刀鋸橋樑。閉眼樞軀不見日，叉耳張開好障風。腰間纏著虎皮，頭上插枝楊柳。

這怪相原來是洞賓收服的柳樹精，跳到地上去，用他尖嘴兒只管咬這智因，嚇得他咯抖抖地打戰，口裡不住地叫苦道：「若是師兄在這裡，這樣妖怪怎敢來。」叫道：「回師父，足見你的神通廣大，智因再不敢冒犯了。」又央這悟玄道：「沒奈何，你去替我求告回師父。放我去便了。」回道。人對智因道：「你這些打人的英雄，都到哪裡去了？我又不曾動手，你要起來自起來，你要去自去，哪個留你？我不來管你們的閒事，求我怎的？」悟玄道：「老師父，有這樣的道術，可知家師如何下落？」洞賓道：「你取一盞淨水，放在桌上，待我喚醒了你師父。」

那悟玄聽得了這句話，便滿臉堆下笑來，雙手捧著淨水遞與洞賓。洞賓便手指望空，書符在水裡，用楊枝一灑。頃刻間，這老道人面上漸漸有些光彩，鼻孔裡有些微微的氣出來，喉嚨裡覺得有聲。洞賓道：「肅靜，不要噴聲。」一會兒見他雙眼開了細縫，雙手輕輕轉動。悟玄大喜道：「師父醒了也。」洞賓便在葫蘆裡取出菜籽一般大的一丸紅藥來，放在淨水盞裡，灌在肉身口裡。這老道人即時甦醒，便能立起行動得了，精神倍常，手足輕捷。已是夢裡遊仙境一番，已成道眼，識得洞賓是個上仙，便低頭拜道：「小道乃愚下凡夫，蒙大仙救度，何以報答。」拜下。滿座清風拂拂，雲光冉冉。這回道。人把兩袖一灑，口裡念道：

黃鶴樓前吹笛時，白蘋紅蓼滿江湄。

哀腸欲訴無人會，只有清風明月知。

洞賓先生便乘白雲去了。這道人還跪在地上，抬頭看時，只見雲中隱隱的。老道人對徒弟悟玄說：「當面錯過神仙，只是我的機緣未到。還要用苦工夫修煉便是。」悟玄道：「師父服過仙丹，已得靈根了。這老道人走出堂前來，燒香點燭拜佛。又到西廊下去，只見智因倒在地上叫道：「師兄，你醒了嗎？如何這一覺睡了七日？」這老道人笑道：「還是虧徒弟有些主意，不然被人壞我這皮囊了。」智因道：「哪個敢壞你，看來端坐不動，自然有道氣的了。不要說悟玄他〇八歲，不小了，就是五六歲的孩於，也不做這樣事。」悟玄在旁插個嘴道：「其實虧師叔阻擋，不曾壞得。」老道人便問道：「智因，你為何睡在地上？」智因道：「師兄，不要說起。我只是放心不下，特來看你。被那屋上望磚打下來，吃一驚，便跌倒了。不道傷損骨節，因此爬不起。師兄你出一隻金手，救我一救。」老道人說：「我前日因是救了魏忠賢，被他貽累了一場，如今又要救你。」智因道：「師兄，人有幾等人，物有幾等物，難道我這個直心道場的好人，也比了他？」悟玄哂地一聲笑，點點頭道：「是是是。」背地裡對師父道：「師父，你設法讓他去吧，省得在此惹厭。」老道人便用手指書道符在智因身上，口裡念個咒，噴口水，也把拂子在智因身上拂三遍，便可起身來了。智因自覺沒意思，一言不說，打個問訊便出門去了。老道人走出庵外，四下裡一看，甚是荒涼，口裡吟詩道：

避秦安漢出藍關，松掛花陰滿舊山。

自是無人有歸思，白雲長在水潺潺。

卻說這老道人做了這一場夢，自覺智慧增了〇分，出口成章。便設一壇水陸道場，超度地獄裡諸業障。但見：

鐘聲杳靄，幡影招搖。爐中焚百和名香，盤內貯諸般素食。僧持金杵，誦真言薦拔幽魂；人列銀錢，禮寶懺超升滯魄。合堂功憾畫陰司，八難三涂；繞寺莊嚴列地獄，四生六道。楊柳枝頭分淨水，蓮花池內放明燈。

這老道人完了道場，想到：「楊都爺拳拳吩咐，要我傳說業報因果，與世間人知道，須要做個好人行好事。繆仙公又贈我廣長舌。」時覺口吐蓮花，便靜坐關房，明窗淨几，焚香滌研，薰沐稽首如來。捉筆構思，寫出《陰陽夢》，奉勸善男子。正是：

言言警悟華光現，字字津梁金口揚。

長安道人曰：

對境逢場日幾回，靈根便向此中栽。

兔毫不弄閒風月，龍藏曾參大辨才。

仙夢自今驅鬼夢，陰臺回首向陰臺。

從來遊戲成三昧，舌底蓮花瓣瓣開。

已上陰夢畢